

人文视野中的数字化生存

倪志娟

(孝感学院政治系,湖北 孝感 432100)

摘 要: 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渗透,使“数字化”生存成为我们时代不可回避的生存选择,它给我们带来的便捷和舒适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当我们从人文视角审视这一全新的生存方式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数字化生存不过是一种建构于技术平台之上的、不自由的生存方式,而且由于数字化技术向人类心灵领域的延伸,人机界限趋于模糊,使人沦为技术奴隶的可能性和隐蔽性日益增强。因此,在数字化技术的生存平台上,如何高扬人的主体性、保持人的精神独立将始终是我们不可忽视的时代课题。

关键词: 人文视野;数字化;生存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680(2003)04-0043-04

当我们在精致的仪器或键盘上十指飞舞,输入一行行密码、用户名或操作指令,曾经繁琐的事务就由机器简洁利索地完成了的时候;当随着我们的鼠标在屏幕上无声地滑动,一副副文字、图画或音乐就闪现流泻出来的时候,“数字化”带给我们的轻松和惬意是显而易见的。再加上无数技术专家为我们提供的美妙预想,我们往往会形成一种感觉,认为数字化生存是一种理想的生存方式,已经或将要给人类带来彻底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然而,当我们从人文视角考察这一生存方式的本质时,我们却遗憾地发现:尽管“数字化”技术已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我们的四肢和大脑,但这不过是使人类从主要依赖物质自然世界转向主要依赖人造的技术,而且由于数字化技术已经从纯技术领域延伸至人的内在心灵空间,从深层次改变着人的存在方式和思维方式,“人机一体化”、“人机互动”使人与机器的界限趋于模糊,人沦为技术奴隶的可能性和隐蔽性日益增强。因此,我们说,数字化生存并不是一种理想的生存方式,它只不过是通向自由全面发展境界的一个必经阶段。

一 数字化生存的含义及其意义

美国人尼·葛罗庞蒂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早就写到:人类的每一代都会比上一代更加数字化,如果你不想与时代脱节,就必须重新开始学习生活,去深刻把握数字化生存的含义。的确如此,我们已被越来越具体的、有形的数字所包

围着:天气预报、股市行情、邮政编码、电话号码、密码帐号、车牌门号等等,数字在我们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计算机网络的出现更直接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数字化的生存空间,“现在的计算机已经连接成为网络,甚至是世界范围内的网络。计算机通讯构成了人类相互联系、相互合作的基本形式。这也是支配我们社会方式的新的文化。”^[1]从技术层面上说,计算机网络空间是作为一种以计算机、通讯技术和虚拟技术等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多维信息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在现实社会中所熟悉的信息接受、处理、传播方式和信息本身的生产和存储方式都以数字形式出现,它是建立于以光速运动的比特及其特殊的数字化的信息生产、存储、传播、交换和控制之上的,并通过这一系列的数字化的过程而反映出来。

在这个数字化的空间,人的实践活动、认识活动以及与他人交往活动,例如接受信息、描述心情和交流感情等主要是通过数字化的文本,与人类具有实体性与可感知性的一般社会行动不同,这是一个新型的行动空间和一种新型的行动方式。这一生存方式对人的意义主要表现在这样几点:

(一) 数字化生存使人的活动方式向可持续化转型

自19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陆续完成了工业革命,科技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这些都依赖于对自然资源的无情开发和占有,带来了严重的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逐渐发展的新技术

【收稿日期】 2002-11-25

【作者简介】 倪志娟(1970-),女,湖北天门市人,任教于湖北孝感学院政治系,副教授。现为武汉大学哲学系2000级博士生,专业方向为科技社会学。

革命,尤其是以计算机和互联网络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在人们生活各个方面的普及,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传统工业活动方式对有限资源的依赖,转向以开发和利用智力和无形资产为依托,围绕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宗旨,科学、合理、高效地利用现有资源,开发尚未利用的富有自然资源以及再生资源来取代已近耗竭的稀缺资源,为建造有益于生态和环境保护的可持续性的产业结构、资源配置结构和消费结构奠定了基础。数字化生存使人类的活动方式向可持续性转换。

(二) 数字化生存实现了交往革命

传统意义上的人际交往一般是基于血缘、地域、工作等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地位、社会身份和社会角色在人的交往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数字化技术所建造的虚拟空间不仅模糊了地理概念,而且模糊了身份概念,打破了个体用来约束行为的习俗、规则、法律和道德,使人的交往可以超越物理时空的限制,突破以往点对点交往的局限性,实现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的各种交往形式,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阶级的人在这个空间里发生着直接或间接的交往,就任何内容与自己关心的对象进行交流。大大拓宽了交往活动的范围,多种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之间的交流加深,必然引起社会价值观念和道德模式的更新。

(三) 数字化生存使人的本质力量得以延伸

正如很多学者所说的:任何一种技术都是人对客观世界进行控制和指导的意愿的一种体现,在人通过技术“控制”或“指导”客观世界的时候,人自身的能力也会得以发展。数字化技术也不例外,在人利用它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人自身的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也有极大的发展。

首先,数字化技术使人脑进化。电子计算机之所以被称为电脑,就是因为它放大和部分代替了人脑的功能,这种人造的“脑”已越来越成为人脑在功能上不可或缺的辅助手段。其次,数字化技术促使人的感觉器官进化。数字化虚拟技术不仅可以模仿各种场景,还可以直接模拟人的感觉本身,让人超越时空障碍“身临其境”地感受各种真实或虚拟的景象,大大提升了人的感觉能力。其三,数字化技术使人的思维方式进化。人的思维方式与技术水平紧密相连,在农业社会,与个体劳动和手工业劳动水平相适应,产生了以经验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在工业社会,与机械发达水平相适应,分析型思维方式成为主导;在信息社会,与数字化技术相适应的是系统型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有助于人们理解更复杂的物质世界,对整个世界的认识更为精微和全面。

二 数字化生存的技术本质

技术虽然是人造的,但任何一种技术一旦生产出来,就要按照自己的客观规律去运动,不会按发明者和使用者的主观意志去任意行事,数字化技术也是如此。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始终是外在于人的一种客观存在,所谓数字化生存虽然在一定程度解放了人的四肢和大脑,扩大了人的交往范围,延伸了人的本质力量,但其归根结底只是人基于技术的一种生存状态,在这种生存状态中,技术对人的禁锢是极其明显的。

(一) 人对技术的依赖与技术对人的控制

数字化技术使以前由人承担的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由机器承担了,机器运转取代了人的躯体活动,电脑取代了人脑,人工智能取代了人脑智能,人类不断利用这些“技术物”来超越自身,在减轻了负重之时,人对技术和技术物的依赖也加强了,一旦技术系统出现故障,人的世界就会瘫痪。在数字化世界,病毒的猖獗、黑客的侵扰所带来的信息系统的脆弱我们已耳熟能详,信息系统的安全问题也早已成为信息产业的热点话题,就在人们对信息系统遭到恶意攻击所带来的危害有了相当认识时,由于信息系统自身缺陷而引发的负面效应也逐渐浮出水面。这些事件有大有小:小到一篇即将大功告成的文章因死机而“蒸发”,大到因某个局部问题造成区域性银行自动柜员机“罢工”,直至火车站无法售票,股市紧急“关张”。例如,2002年7月5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因系统故障紧急停止交易几小时,紧随其后,7月23日首都国际机场离港系统出现系统故障,一个多小时后备份系统启动,系统才恢复正常,其间,大约60个航班和6000名旅客受到影响。这些大范围的“脑瘫”正说明了我们的生活已开始越来越依赖于数字化技术,人类社会系统也变得越来越脆弱。

另一方面,由于数字化技术是社会上少数技术精英创造的,与数字化相关的高科技产品越来越精密化和复杂化,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被排斥在技术之外,只能努力地学习使用这些产品,因此数字化在人们生活中的普及事实上也意味着人对技术精英的依赖性加强,技术精英成为全社会努力膜拜的偶像,他们所推崇的文化和价值观念成为人们遵循的唯一标准。这种现象进一步加深了技术对人的无形控制。

(二) 人的生存趋于平面化

在数字化生存中,人类依赖的基础不再是整个自然物质世界,而是数字化技术及其所构筑的生存空间,这个空间所遵从的是自然科学的理性思维方式,排除了一切不符合事实和规律的东西,如伯尔舍所说的:自然科学构成了我们整个当代思维的基础,我们日益减少从形而上学的角度观察世界和人……世界不再是温暖的、有机的“家园”,而是变成了计算和工作的冰冷对象,不再是爱和冥思的对象,而是计算和加工的对象,情感和想象等非理性的因素也成为多余的东西将被排除在外。

一旦我们被牢牢地束缚在数字化技术为我们展示和设定的数字生存平台和虚拟世界里,我们的身体将处于一种畸形发展状态:除了手和眼的运动外,我们身体的其他部位将处于停滞状态,长此以往,我们的身体功能会衰退。繁重的体力劳动可以使我们变得强壮起来,而在简洁轻松的电脑前我们的生命本能却有可能凋谢。在网络交往中,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情感传递、眼神表情的交流、心灵的默契纷纷退居于数字符号的后面,人类通过媒介延长自己的感官时,也就是“自我截除”:生存体验只剩下感官、当下,深度和意义却被拒绝了。此外,电脑在相当程度上替代了人的记忆和计算功能,这固然减轻了人的脑力劳动,但由计算和记忆带给人的智力开发和情感愉悦却降低了。“如果说,工业时代解放了

人类的手足,大大延伸了人类身体的能力,那么数字时代则企图‘解放’人类的大脑,甚至解放人类情感、想象方面的问题。当先进技术无孔不入地插进人类的身体和生活,人类还有多少东西留给自己?”“在电脑控制发展的未来,人类是否会将自己的大脑托付给电脑,人生不再需要从幼稚到成长到成熟到苍老的种种生活体验,因为电脑会模拟一切?我们每个个体还能成其为个体吗?个性魅力,美好的情感,智慧还有价值吗?”^[2]当越来越多的人沉迷于虚拟世界而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当俗文化和色情文化越来越泛滥在因特网上时,那么,这些人文学者的疑问就决不仅仅是杞人忧天。

(三) 技术与商业利益的“合谋”

技术不是自发产生的,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实践中,技术总是因人的需要而产生的,技术的形成、产品的推广都需要资本来运作,正如哈贝马斯所说:“技术进步的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那些从社会生活的强制性的再生产中自发产生出来的社会利益决定的”。^[3]在我们被数字化技术所带来的一系列变革所激动,热烈地讨论着全球平等交往,时空新概念,政治民主和言论自由,巴比伦的重建等等时,我们常常忘记了,支持数字化技术发展的并不是这些美好的理想,而是经济的全球化,是跨国公司真实的商业利益。数字化技术是伴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进程而发展的,数字化技术满足了企业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的要求,提供了跨国贸易、跨国交易的技术保证,不断扩展的企业又新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的技术要求。因此数字化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功利性质,甚至变成掩盖文化霸权、政治压迫和商业侵犯的幌子。

历史证明,技术扩张总是依赖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商业利益的刺激,是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它为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动机和资金,但是如果对这种商业利益不加以限制,一味追求技术的商业价值而不考虑其社会效果,则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三 数字化生存与人的全面发展

如前所述,数字化生存归根结底是一种依赖于技术的生存方式,数字化技术被哲学关注恰恰是因为这种技术本身的非工具性的因素在一个新的时代充分涌现出来,给人们带来了许多值得思索的问题。技术的目的始终是为了人,作为人类创造并拥有的新的生存方式,它的确给人类带来了便利,但也设置了发展的陷阱,只有通过人自身的努力不断的完善,它才能真正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一) 数字化系统的安全性和完善性

数字化生存得以可能,首先要依赖于数字化系统的安全和完善,但是,目前,数字化系统本身还存在着大量的安全问题,主要有:病毒蔓延、黑客入侵、网络犯罪、隐私安全危机等。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技术角度而言,技术发展的不完善和数字化技术本身的特点使数字化系统极其脆弱,给人们的数字化生存蒙上了浓重的阴影。美国学者斯皮内洛指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安全技术落后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4]国家必须建立高技能的安全体系,比如采用“防火墙”、数据加密技术等技术手段保护信息系统,研制和

开发查杀病毒和反病毒软件,完善网络监控机制等等。通过这些技术手段,提高数字化系统的安全性。

(二) 建构数字化空间的道德体系和法律体系

信息网络所提供的数字化空间,就其本性而言,它首先是将民主自由这些人类有史以来所追求的目标写在自己的旗帜之上,它将社会的等级结构“扁平化”,将国家、民族、地区的界限打破,提供了实现更广泛的知识民主和交往自由的技术手段。任何组织和个人只要拥有一部电话、一台电脑和一个调制解调器就可以在这个世界中自由地下载或发布信息,人与人之间不用面对面地交往,网络上也没有国家和地域限制,法律和公众的道德舆论往往失去了原有的效应。任何一台联网的计算机都可以成为人们发布虚假信息或犯罪的工具,要在时间或空间上限制或制止这些行为是非常困难的,自由与无序的矛盾深刻困扰生存于其中的人们。关于这一点,法国诗人保尔·瓦雷里在《精神危机》一文中形象地描述:“我们的精神是由一种无秩序加上一种建立秩序的需要构成的……思维应该发展,同时也应该保持。唯有极端才能催促它前进,然而也只有适度才能使它存活。过分的秩序化,成为机械性,会丧失思维;但完全的无秩序会使它很快地坠入深渊。”因而自由总是相对的,就知识的民主来说,它需要制度变革作为诱导,就交往的自由来说,则需要一定的道德条件,否则在极端情形下,互联网完全可以沦为独裁者操纵的工具或是无政府主义者狂欢的居所。因此,网络空间的法律体系和道德体系的建构刻不容缓。

(三) 填平数字化鸿沟

每一次重大的技术发明都会给人类带来新的希望,数字化技术也是如此。随着数字化技术逐渐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人们的乌托邦情结也再一次被唤起,人们渴望数字传播技术可以打破传统社会的封闭保守,实现信息的自由交换、产品的公平分配和政治的透明民主,人们想象,数字技术和网络传播所带来的信息共享,使落后国家和地区可以更方便地获取研究成果信息,从而加速其经济发展。但事与愿违,现实中存在的经济、文化的不平等依旧反映在信息的分配和占有上,由于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限制着数字化技术的推广程度,如电信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企业和家用计算机的普及程度、家庭的可支配收入的构成等等,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国与国之间、社区与社区之间、人与人之间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

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定义,数字鸿沟是指不同社会经济水平的个人、家庭、企业和地区在接触信息通讯技术(ICT)和利用因特网进行各种活动的机会的差距。^[5]这种差距不仅存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存在于一国内部不同的人群之间。“根据最近的联合国人权发展报告,工业化国家只占了15%的世界人口,却占了整个因特网用户的88%。……超过80%的世界人口还未曾拥有电话;接近50%的因特网用户来自美国,尽管美国只占了4.7%的世界人口。”^[6]我国拥有世界人口的1/5以上,而拥有的网民仅占世界人口的3%,电脑拥有总量排世界第8位,我们也很难设想10年以内,互联网在农村普及或基本普及,占全国人口总数70%

的农村人口,其消费只占全国总消费的 23.6%,这样的水平,怎么谈的上计算机的普及呢?由于数字鸿沟不仅仅表现为电话、计算机、因特网等硬件设施上的差距,还表现在资金、规则、知识等软件上的差距,如果没有一定的知识能力和经济能力,是无法掌握数字化应用技术的,那些不具备这些能力的人将被社会隔离,成为信息社会的弱势群体。

在数字化技术的普及过程中,如果不能有效地填平这些数字鸿沟,那么我们可以清楚地预测到,信息化程度不均,信息拥有量失衡将造成经济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如经济学上的“木桶理论”,局部性的差异将影响整个区域的最终竞争力;国际社会很可能会出现新的马太效应,富人更富贫者更贫,发展中国家将永远处于“发展中”,我们只能得到一个恶化的数字生态环境。

(四)主体性的重建:批判的反思精神与技术乐观主义的统一

技术的发展虽然从古至今一直没有脱离过人文主义者的视阈,但是,技术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过如此广泛的关注。在对技术毁誉参半的评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技术与人文对立的传统思想割据是如何阻碍着技术专家与人文学者的交流,如果说技术专家们对技术的现实成就所发出的由衷赞叹和对未来的美妙憧憬,给我们描绘出了一个世外桃源,那么,19世纪中叶以来的人文学者对技术之外的自然家园的描写则更像一个美丽的神话,技术在人文主义者那里,常常是一个与失落感相关的贬义词。

在经过对工业文明和其技术成就的深刻反思之后,我们应该明白:偏执于技术本位或文化本位立场的思路和情感都是狭隘的套路,它们无助于我们去理解正在经历的持续性巨变,我们必须学会把科学技术的物质奇迹和人性的精神需要平衡起来。技术的发展有着最为漫长的历史和最深刻的人性根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人类无法阻止科学技术的进步,也无法抗拒科学技术带来的更加合理、舒适、便利和丰富的生活条件。技术对人类的发展所表现出的极为矛盾的正反作用,正是其魅力所在:虽然它对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但

新的科技成果的应用,又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类不断增长的需要,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它的存在同时规定着自由的实现和自由的丧失,正因如此,在生存明显受到技术挑战的今天,人类也并不能简单地放弃它。

对技术的关注必须跨越技术与人文两极对立的格局,在我们一味追求技术的完善和进步,力求使人的生存更加“数字化”,更加方便和迅捷的同时,我们也应该使技术更加人性化,符合人的主体需要。技术的发展归根结底应该是为了解决人的问题,因为“人的问题根本性地驱动着所有的技术”,人类所追求的平等和自由不会在技术中自发地产生,他们需要借助客观的技术手段为中介,但是更需要情感的充实、意志的实现和信仰的追求,需要主体的批判精神和人文主义的理想为支撑。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关键的任务也许不是铺设更多数字化的宽带通信线路和安装相应的电子设备,甚至也不是生产更多的、可以通过电子手段发行的内容,而是创造人性化的数字生态环境,并建设我们理想中的数字社区,从而使我们能过上我们所向往的生活。

总之,数字化生存本质上是一种依赖于技术的生存状态,它为人们提供了实现自由、平等、民主的可能性和技术支持,但从技术里不可能自动生长出这些美好的现实,人的解放依然要依托社会制度的变革、道德体系的完善和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转引自. 计算机革命四十年——阿瑟·W. 伯克斯访问记[J]. 世界科学. 1995(8):7.
- [2]读书. 2000. (7月号).
- [3]哈贝马斯.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M]. 李黎,郭官义译. 北京:学林出版社,1999. 108.
- [4](美)理查德·A. 斯皮内洛. 世纪道德: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271.
- [5]Understanding Digital Divide, <http://www.ofcd.org>
- [6]胡延平. 数字鸿沟——如何化危机为机遇[N]. <http://www.sina.com.cn>. 2000-10-30.

(责任编辑 殷杰)

(上接第42页)

人机界面接近之时的问题,对高技术的伦理思考也在于人类自身发展的滞后和对技术是否会超过人的担忧。比尔·盖茨曾宣称,“技术绝不会等待人们有了准备后才发展”。不错,在人机之间有巨大差距时固然如此,然而当人机界面友好之时就未必如此。可以预言,人机界面彻底友好——人机无界面——之时,也就是技术停止发展之日。人类必须与高技术同步发展,并且不断地超越之,以在人与高技术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从而引导和拉动高技术继续朝人的方向攀登,从

根本上说,也就是为人类自身的发展构筑更高的平台。

【参 考 文 献】

- [1]列宁. 哲学笔记[M]. 163,221.
- [2]吕乃基. 论消费及其演化对技术发展的影响[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3(4).
- [3][美]巴伦·李维斯等著. 卢大川等译. 媒体等同[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12.
- [4]吕乃基. 论科技黑箱[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1(12).

(责任编辑 殷杰)